



第八回

我佛造經傳極樂

觀音奉旨上長安

愴漪子曰凡作一部大文字必有提綱挈領之處。然後線索在手。絲絲不亂。如此書拜佛取經。以唐僧為主。而唐僧所恃者三徒一馬。此三徒一馬者。固非長安所隨。唐王所賜者也。若必待登程之後。逐一零星奏合。便是水滸傳中之李逵武松魯智深矣。此書作者之妙。妙在于此。一回內盡數埋伏。一沙二豬三馬四猿。先後次第。灼然不紊。及至唐僧出了長安城。過了兩界山。一路收拾將來。便有順流破竹之勢。毫不費力。此一書之大綱領。



也。作文要訣總不出此。豈獨小說爲然。

又曰。篇中述心猿警醒處。只是我已知悔四字。蓋人心迷而不悟。總繇于不知悔。悔則妄心死而道心生矣。故下卽接一語云。見性明心歸佛教。無此悔安有此明。無此明安得成佛。

又曰。如來臚列四大部洲衆生。獨盛陳南瞻部洲淫殺謗慢之惡。此非嗔恨南瞻部也。正是慈憫南瞻部處。使瞻部之人自知其惡。一旦化而爲不淫不殺不謗不慢。則人人可以成佛作祖矣。然愚更有一說。作西遊者。獨非瞻部中人乎哉。以瞻部之人而談瞻部之惡。所謂自家罵自家耳。向使彼三洲之人作彼三洲

書不知更當何如。○按四大部洲皆有大海限隔。不能相通。而天竺佛國在震旦國之西。印度中原屬南瞻部地界。觀唐僧取經未嘗過海可驗。所以從來說南瞻部勝于東西北三洲者。以彼三洲無佛。而此有佛也。篇中乃以西牛賀爲佛地。豈真傳聞之誤耶。大抵如莊生寓言耳。至其歷數瞻部之惡。至真至確。猶覺作者厚道。未能盡其萬一。此回可與第一回參看。

試問禪關。參求無數。往往到頭。虛老磨磚。作鏡。積雪爲糧。迷了幾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納須彌。金色頭陀。微笑悟時。超十地。三乘凝滯了。四生六道。誰聽得絕想崖前。無陰樹下。杜宇一聲。春曉曹溪。

路險驚嶺雲深此處故人音杳千丈水崖五葉蓮開古殿簾垂香
裊詞中無窮趣味如那時節識破源流便見龍王三寶聳嶺山笙鶴之音

這一篇詞名蘇武慢話表我佛如來辭別了玉帝回至雷音寶刹但
見那三千諸佛五百阿羅八大金剛無邊菩薩一個個都執着幢幡
寶蓋異寶仙花擺列在靈山仙境娑羅雙林之下迎接如來駕住祥
雲對眾道我以

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原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殄

伏乖猴是事莫識名生灰始法相如是是事莫識四字深妙不可思議

說罷放舍利之光滿空有白虹四十二道南北通連大眾見了皈身

禮拜少頃間聚慶雲彩霧登上品蓮臺端然坐下那諸佛菩薩合掌
近前禮畢問曰鬧天宮攪亂蟠桃者誰也如來道那厮乃花果山一
妖猴罪惡滔天不可名狀繫天神將俱莫能降伏我去時正在雷將
中間揚威耀武被我止住兵戈問他來歷他言有神通變化能駕筋
斗雲一去十萬八千里我與他打箇賭賽他出不得我手果然却將他
一把抓住指化五行山封壓他在那里玉帝大開金闕瑤宮立安天
大會謝我却方辭駕而回大眾聽言喜說極口稱揚各分班而退其
樂天真果然是

瑞靄漫天竺虹光擁世尊西方稱第一無相法王門

似祖一日喚聚諸佛阿羅揭諦菩薩金剛等衆曰自伏乖猿安天之
後我處不記年月料凡間有半千年矣今值孟秋望日我有一寶盆
盆中具設百樣奇花千般異果等物與汝等享此盂蘭盆會美名如何
槩衆一個七合掌禮佛三匝如來却將寶盆中花果品物着阿難捧
定着迦葉佈散大衆感謝因請如來明示根本指解源流那如來微
開善口敷演大法宣揚正果講的是三乘妙典五蘊楞嚴但見那天
龍圍繞花雨繽紛正是禪心朗照千江月真性清涵萬里天二語如
來講罷對衆言曰我觀四大部洲衆生善惡各方不一東勝神州者
敬天敬地心爽氣平北俱蘆洲者雖好殺生祇因糊口性拙情疎無

多作賤我西牛賀洲者不貪不殺養氣潛靈雖無上真人人固壽但
那南瞻部洲者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正所謂口舌凶場是非惡海我
今有三藏真經可以勸人爲善諸菩薩聞言合掌問曰如來有那三
藏真經如來曰我有法一藏談天論一藏說地經一藏度鬼三藏共
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經正善之門
我待要送上東土頗耐那衆生愚蠢毀謗真言不識我法門之要旨
怠慢了瑜伽之正宗怎麼得一個有法力的去東土尋一個善信交
他苦歷千山遠經萬水到我處求取真經永傳東土勸化衆生却乃
是箇山大的福緣海深的善慶誰肯去走一遭來當有觀音菩薩行

近蓮臺禮佛三匝道弟子不才願上東土尋一個取經人來也如來見了心中大喜道別個是也去不得須是觀音尊者神通廣大方可去得菩薩道弟子此去東土有甚言語分付如來道這一去要踏看路道不許在霄漢中行須是要半雲半霧目過山水謹記程途遠近之數叮嚀那取經人但恐善信難行我與你五件寶貝即命阿難迦葉取出錦襪袈裟一領九環錫杖一根對菩薩言曰這袈裟錫杖可與那取經人親用若肯堅心來此穿我的袈裟免墮輪迴持我的錫杖不遭毒害這菩薩皈依拜領如來又取三箇箍兒遞與菩薩道此寶喚做緊箍兒雖是一樣三箇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緊禁的咒

言三篇

金緊禁後來并分做空熊紅

假若路上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你須是勸

他學好跟那取經人做箇徒弟他若不伏使喚可將此箍兒與他戴在頭上自然見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語念一念眼脹頭疼腦門皆裂管交他入我門來菩薩聞言踴躍作禮而退即喚惠岸行者隨行那惠岸使一條混鐵棍重有千斤只在菩薩左右作一個降魔力士菩薩遂將錦襪袈裟作一箇包裹令他背了將金箍藏了執了錫杖徑下靈山這一去有分交佛子還來歸本願金蟬長老畏怖檀那菩薩到山脚下有玉真觀金頂大仙在觀門首接任請菩薩獻茶菩薩道今領如來法旨上東土尋取經人去大仙道取經人幾時方到菩

薩道未定約莫二三年間。或可至此。談何容易遂辭了大仙。半雲半霧。約記程途。師徒二人正走間。忽然見弱水三千。乃是流沙河界。菩薩道。徒弟呀。此處却是難行。取經人濁骨凡胎。如何得渡。菩薩正停雲看時。只見那河中潑刺一聲响亮。水波裡跳出一個妖魔。生得十分醜惡。他手執一根寶杖。走上岸就捉菩薩。却被惠岸掣渾鐵棍攔住。喝聲休走。那怪物就持寶杖來迎。兩個在流沙河邊來來往往。戰上數十合。不分勝負。那怪物架住鐵棍道。你是那里和尚。敢來與我抵敵。木叉道。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木叉惠岸行者。你是何怪。敢大膽阻路。那怪方才省悟道。我記得你跟南海觀音在紫竹林中修行。爲何

來此。木叉道。那岸上不是我師父。怪物聞言。連聲咭咭。收了寶杖。讓木叉揪了去。見觀音納頭下拜。告道。菩薩恕我之罪。待我訴告。我不是妖邪。我是靈霄殿下侍鑾輿的捲簾大將。只因在蟠桃會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盞。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貶下界來。變得這般模樣。又叫七日一次。將飛劍來穿我胸脇。故此這般苦惱。沒奈何。饑寒難忍。三二日間。出波濤。尋一個行人食用。不期今日冲撞了大慈菩薩。菩薩道。你在天有罪。既貶下來。今又這等傷生。正所謂罪上加罪。我今領了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你何不入我門來。皈依善果。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上西天拜佛求經。我叫飛劍不來穿你。那時節功成免罪。

復你本職。心下如何。那怪道。我願皈正果。又道。菩薩我在此間吃人。無數。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頭拋落流沙。竟沉水底。這箇水鷲毛也不能浮。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為異物。將索兒穿在一處。閑時拿來頑耍。這去但恐取經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悞了我的前程也。菩薩曰。豈有不到之理。你可將骷髏兒掛在頭項下。等候取經人。自有用處。怪物道。既然如此。願領教誨。菩薩即與他摩頂受戒。指沙為姓。起箇法名。叫做沙悟淨。當時入了沙門。送菩薩過了河。他洗心滌慮。再不傷生。專等菩薩。菩薩同木叉徑奔東土。行了多時。又見一座高山。山上惡氣遮漫。

不能步上。正欲駕雲過山。不覺狂風起處。又閃上一個妖魔。他生得又甚兇險。手執一柄釘耙。不分好歹。望菩薩舉耙就築。被木叉攔住。大喝一聲道。那潑怪。休得無禮。看棍。妖魔舞耙相迎。兩個在山底下。一冲一撞。賭關輸贏。正殺到好處。觀世音在半空中。拋下蓮花。隔開釘耙。怪物見了。心驚。便問。你是那里和尚。敢弄甚麼眼。前花。哄我木叉道。我把你這潑物。我是南海菩薩的徒弟。這是我師父拋來的蓮花。你也不認得哩。那怪道。南海菩薩。可是掃三災。救八難的觀世音。麼。木叉道。不是他是誰。怪物撇了釘耙。納頭下禮道。老兒菩薩在那里。累煩你引見。引見。木叉仰面指道。那不是怪物朝上磕頭。厲聲高。

叫道菩薩恕罪恕罪。觀音按下雲頭，前來問道：「你是那里成精的野豕？作怪的老彘，敢在此攔我。那怪道：『我不是野豕，亦不是老彘。』」老猪便有天趣，我本是天河裡天蓬元帥，只因帶酒戲弄嫦娥，原來是風流過好色之根。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鎚，貶下塵凡一靈真性，徑來奪舍投胎，不期錯了道路，投在筒母猪胎裡，變得這般模樣。是我咬殺母猪，打灰羣彘在此處占了山場，吃人度日。好生不期撞着菩薩，萬望拔救救救。救菩薩道：「此山叫做甚麼山？怪物道：『叫做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做雲棧洞，洞裡原有個卯二姐。卯屬木，自應以類相從。他見我有些武藝，招我做個家長，又喚做倒踏門，不上一年，他死了一洞家當，盡歸我受用。在

此日久年深，沒有贍身的勾當，只是依本等吃人度日。吃人度日，上三字正如道學先生講書云：『此是日用飲食之當然。』萬望菩薩恕罪。菩薩道：「古人云：『若要前程莫做後前程。』」好話你既上界違法，今又傷生造孽，却不是二罪俱罰。那怪道：「前程前程，若依你教我，嗑風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殺，依着佛法餓殺去也。』」去也，還不如捉個行人，肥膩膩的吃他，家娘管甚麼二罪三罪，千罪萬罪。一團天趣，覺李達曾智深無此爽快。菩薩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汝若肯歸依正果，自有養身之處。世有五穀，儘能濟饑，為何吃人度日？怪物聞言，似夢方覺，向菩薩道：『我欲從正，奈何獲罪千太，無所禱也。』」又妙菩薩道：「我領了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你可跟他做個徒弟，往

西天走一遭來。將功折罪。管教你脫離災瘴。那怪滿口道。願隨願隨。菩薩纔與他摩頂受戒。指身為姓。就姓了猪。起箇法名。叫做猪悟能。遂此持齋把素。斷絕了五葷三厭。專候那取經人。菩薩却與木叉半興雲霧前來。正走處。只見空中有一條玉龍叫喚。菩薩近前問曰。你是何龍。在此受罪。那龍道。我是西海龍王敖閏之子。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玉帝把我弔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誅。望菩薩搭救。搭救。觀音聞言。卽與木叉撞上南天門裡。煩丘張二天師引見玉帝道。貧僧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路遇孽龍懸弔。特來啟奏。饒他性命。賜與貧僧與取經人做個腳力。玉帝聞言。

卽傳旨差天將解放。送與菩薩。菩薩謝恩而出。這小龍叩謝活命之恩。菩薩把他送在深澗之中。只等取經人來。變做白馬上西方立功。小龍領命潛身不題。菩薩帶引木叉行者過了此山。又奔東土。行不多時。忽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木叉道。師父。那放光之處。乃是五行山了。見有如來的壓帖在那里。此是那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壓在此也。師徒俱上山來觀看帖子。乃是唵嘛呢叭彌吽六字真言。菩薩看罷嘆惜不已。作詩一首曰。菩薩亦有詩興。
堪歎妖猴不奉公。當年狂妄逞英雄。自遭我佛如來困。何日舒伸再顯功。

師徒們正說話間。早驚動了那大聖。大聖在山根下高叫道。是那個
在山上吟詩。揭我的短哩。菩薩聞言。徑下山來尋看。只見那石崖之
下有土地山神。監押天將。都來拜接了菩薩。引至那大聖面前看時。
他原來壓于石匣之中。口能言。身不能動。菩薩道。姓孫的。你認得我
麼。大聖睜開火眼金睛。點着頭兒。高叫道。我怎麼不認得你。你好是
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詳悉得
難中承看顧。承看顧。我在此度日如年。更無一個相知來看我。一看
你從那里來也。可謂他鄉
遇故知菩薩道。我奉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去。從
此經過。特留殘步看你。大聖道。如來喚了我。把我壓在此山五百餘

年了。好不能展。擗萬望菩薩方便救我老孫一救。菩薩道。你罪業彌
天。救你出來。恐你又生禍害。反為不美。大聖道。我已知悔了。但願大
慈悲指條門路。情願修行。那菩薩聞得此言。滿心歡喜。對大聖道人
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你既有此心。此心纔
是真心待我到了東土大唐國。
尋一個取經的人來。教他救你。你可跟他做個徒弟。入我佛門。再修
正果。如何。大聖聲聲道。願去。願去。菩薩道。既有善果。我與你起箇法
名。大聖道。我已有名了。叫做孫悟空。菩薩又喜道。我前面也有二人
歸降。正悟字排行。你今也是悟字。却與他相合甚好。甚好。這等也不
消叮囑。我去也。那大聖見性明心。歸佛教。此是人禽生死關頭。譬如
花果山頂仙石育胎時也。

這菩薩留情在意訪神僧。他與木叉離了此處。一直東來。不一日就
到了長安大唐國。歛霧收雲。師徒們變作兩個疥癩遊僧。入長安城
裡。不覺天晚。行至大市街。傍見一座土地廟祠。二人徑入。謊得那土
地心慌鬼兵膽戰。知是菩薩。叩頭接入。那土地又急報與城隍社令
及長安各廟神祇。都來參見。告道菩薩恕衆接遲之罪。菩薩道汝等
切不可走漏一毫消息。我奉佛旨。特來此處尋訪取經人。借你廟宇
權住幾日。待訪着真僧。卽回衆神各歸本處。把個土地趕在城隍廟
裡暫住。他師徒們隱道真形。畢竟不知尋出那個取經人來。且聽下
回分解。

第九回

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讐報本

憐漪子曰。前一回五行山下。定心猿。第一段戲文已完矣。此乃第
二段起頭也。從來戲場中。必有生旦淨丑。試以此書相提而論。
以人物則唐僧乃正生也。心猿當作大淨。八戒當作丑。沙僧當
作末。若以道理言。悟道者全憑此心。為主則心猿之大淨。未嘗
不可爲正生。唐僧慈善溫柔。宛如婦人女子。則正生又未嘗不
可爲老旦。前第一回靈根孕育。是正生出場。却是大淨出場。至
此處正生該出場。卽是老旦亦該出場矣。而生旦之出。必有原

委童時見俗本竟刪去此回。杳不知唐僧家世履歷。渾疑與花果山頂石卵相同。而九十九回歷難簿子上。劈頭却又載遭貶出胎。拋江報冤四難。令閱者茫然不解其故。殊恨作者之疎謬。後得大略堂釋厄傳古本讀之。備載陳光蓋赴官遇難始末。然後暢然無憾。俗子不通文義。輒將前人所作。任意割裂。全不顧鳧脛雀頸之譏。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可勝嘆哉。

又曰。江流命名。佉。英。英之為義大也。盛也。此字三教皆可通稱。若夫道教曰佉。佛教曰空。其義各別。江流本釋氏弟子。曷為冠佉于英之首。曰。此正仙佛同源之旨也。君不見開卷第一回曰。神

仙須菩提祖師乎。知須菩提之為神仙。則知佉英之為佉英矣。又曰。劉洪假官。蒞任直至一十八年。朝廷不行考核。同寮不行覺察。海州親族。遂無一人往來。萬花店婆婆亦絕不尋到江州。安穩穩公然考滿六次。毫無風波。則此賊真可謂好時運矣。

話表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州花似錦。八水遶城流。真個是名勝之邦。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貞觀。此時已登極十三年。歲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進貢。四海稱臣。忽一日。太宗登位。聚集文武衆官。朝拜禮畢。有魏徵丞相出班奏道。方今天下太平。八方寧靜。武將紛紛。文官少有。微臣欲依

古法開立選場，招取賢士，擢用人材，伏乞聖鑑。太宗道賢卿所奏有理，就出一道招賢榜，文頒布天下各府州縣，不拘軍民人等，但有讀書儒流，立志向上，文義明暢，三場精通者，前赴長安應試，考取賢才，授官。此榜行至海州地方，那海州弘農縣聚賢莊，有一人姓陳，名萼，表字光蕊，一日入城，見了此榜，即時回家對母張氏道：「唐王出下黃榜，詔開南省，招取賢才。孩兒意欲前去應試，倘求得一官半職，封妻蔭子，光顯門閭，乃兒之志也。」特此稟告母親前去。張氏道：「我兒，你去赴舉路上，須要小心，得了官，早早回來。」光蕊便分付家僮收拾行李，即日拜辭母親上路。不則一日，已到長安，正值大開選場，光蕊就同

衆舉子進場應考，及廷試三策，唐王御筆親賜狀元，跨馬遊街三日，不期遊到丞相殷開山門首，有丞相所生一女，名喚溫嬌，又名滿堂嬌，未曾匹配與人，高結綵樓，拋打綉毬。正值陳光蕊在樓下經過，小姐一見光蕊人材出衆，况是新科狀元，心內十分歡喜，就在綵樓上將綉毬拋下，正打着光蕊的烏紗帽，只聽得一派笙簫細樂，十數個婢妾走下樓來，把光蕊馬頭挽住，迎狀元入了相府。真快活狀元易即請丞相和夫人出堂，喚賓人贊禮。小姐就與光蕊拜了天地，夫妻交拜畢，又拜了岳丈岳母，丞相分付安排酒席，歡飲一宵，二人同攜素手，共入蘭房。次日五更三點，太宗駕坐金鑾寶殿，文武衆臣趨朝。

太宗問道。新科狀元陳光蕊。應授何官。魏徵丞相奏道。臣查所屬州郡。止有江州缺官。乞我王授他此職。太宗就命光蕊為江州州主。卽收拾起身。勿悞限期。光蕊謝恩出朝。回到相府。與妻商議。拜辭岳丈岳母。同妻前赴江州之任。離了長安登途。正是暮春天氣。和風吹柳。綠網兩點花紅。光蕊便道。回家同妻參拜母親張氏。張氏道。恭喜我兒。且又娶親回來。光蕊道。孩兒叨賴母親福庇。忝中狀元。唐王賜兒遊街路。往殷丞相門前經過。丞相將小姐招孩兒為婿。朝廷勅賜孩兒衣錦回家。除孩兒為江州州主。逕來接取母親同去赴任。張氏大喜。收拾行程。在路數日。前至萬花店。劉小二家安下。張氏身覺不快。

與光蕊道。且在店中安歇兩日。再去。次日早晨。只有店門前有一人。把着個金色鯉魚。叫賣。光蕊卽將一貫錢買了。欲待烹與母親吃。只見其魚閃閃。斲眼光。光蕊道。恠哉。聞人說魚蛇斲眼。決不是等閑之物。遂問漁人道。這魚那裏打來的。漁人道。離府十五里。洪江內打來的。光蕊就把魚送在洪江裏去了。回店對母親道。知此事。張氏道。我兒你將去放生甚好。光蕊道。此店已住三日了。孩兒們明日起身也。張氏道。我身子不快。此時路上炎熱。恐生疾病。你可這裏賃間房屋。與我住。付些盤纏在此。你兩口兒先上任去。候秋涼却來接我。光蕊與妻商議。就租了屋宇。付了盤纏。與母親同妻拜辭前去。途路艱苦甚。

不可言曉行夜宿不覺已到洪江渡口只見稍水劉洪李彪二人撐
船到岸迎接也是光蓋前生合當有此災難正撞過這冤家光蓋令
家僮將行李搬上船去夫婦齊齊上船劉洪睜眼看時只見那般小
姐面如滿月眼似秋波櫻桃小口綠柳蠻腰真個有沉魚落雁之容
閉月羞花之貌劉洪陡起狠心私自與李彪設計將船撐至没人烟
處候至夜靜三更先將家僮殺死次將光蓋打死把尸首都推在水
裏去了小姐見他打死了丈夫也便將身赴水劉洪一把抱住道你
若從我萬事皆休若不從時一刀兩段那小姐沒奈何只得權時應
承順了劉洪那賊把船渡到南岸將船付與李彪自管他就穿了光

衣冠帶了官憑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此賊却說劉洪殺死的
家僮屍首順水流去惟有陳光蓋的屍首沉在水底不動有洪江口
巡海夜叉見了星飛報入龍宮正值龍王升殿夜叉報道今洪江口
不知甚人把一個讀書士子打死將屍撇在水底龍王叫將屍抬來
放在面前仔細一看道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如何被人謀死常言
道恩將恩報我今日須索救他性命以報日前之恩即寫下牒文一
道差夜叉徑往洪州城隍土地處投下要取秀才魂魄來救他的性
命城隍土地遂喚小鬼把陳光蓋的魂魄交付與夜叉去夜叉到水
晶宮稟覆了龍王就將秀才魂魄放在那死屍上霎時間只見他返

魂轉來龍王問道你這秀才姓甚名誰何方人氏因甚到此被人打死光蓋躬身施禮道上告龍君小生陳萼表字光蓋係海州弘農縣人忝中新科狀元叨授江州州主同妻赴任行至江邊上船不料稍子劉洪貪謀我妻將我打死拋屍乞大王救我一救沒世不忘也龍王聞言道原來如此先生你前者所放金色鯉魚乃是我也是我的大恩人你今有難吾當救之就把光蓋的屍身放在一壁口內含一顆定顏珠休教損壞了日後好待他報仇龍王道汝今權且在我水府中做個都領光蓋叩頭拜謝龍王設宴相待不題却說殷小姐痛恨劉賊恨不食肉寢皮只因身懷有孕未知男女萬不得已權且

勉強相從再作區處轉盼之間不覺已到江州吏書門皂俱來迎接所屬官員公堂設宴相叙劉洪道學生到此全賴諸公大力匡持亦能屬官答道堂尊至此視民如子訟簡刑清我等合屬有光何必通文如此過謙公宴已罷眾人各散光陰迅速一日劉洪公事遠出小姐在衙思念親夫正在花亭上感嘆忽然身體困倦腹內疼痛暈悶在地不覺生下一子耳邊聽得有人囑曰滿堂嬌聽吾叮囑吾乃南極星君奉觀世音菩薩法旨特送此子與你異日聲名遠大非比等閑劉賊若回必害此子汝可用心保護汝夫已得龍王相救日後夫妻相會子母團圓取冤報仇定有日也謹記吾言快醒快醒言訖而去

小姐醒來，句句記得，將子抱定，無計可施。忽然劉洪回來，一見此子，便要淹殺。小姐再三哀求，今日天色已晚，容待明日，拋去江中。幸喜次早劉洪又有公事，遠出。小姐且將此子藏在身邊，乳哺已及一月。小姐自思：此番賊人回來，此子性命休矣。不如及早拋棄江中，聽其生死。倘或皇天見憐，有人收養此子，他日相逢，何以識認？于是咬破手指，寫下血書一紙，將父母姓名跟脚緣由，備細開載。又將此子左腳上一个小指，用口咬下，以爲記驗。取貼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抱出衙門。幸喜官衙離江不遠，小姐到了江邊，大哭一場，正欲將此子拋棄，忽見江畔側飄起一片木板，小姐大喜，莫非天意要救此子。

卽朝天拜禱，將此子安在板上，用帶縛住，血書繫在胸前，推放江中。聽其所之，小姐仍大哭回衙，不題。却說此子在木板上，順水流去，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那金山寺長老，叫做法明和尚，修真悟道，已得無生妙訣。當日打坐參禪，忽聞得小兒啼哭之聲，一時心動，急走到江邊觀看，只見一片木板上，睡着一個嬰兒。長老道：善哉善哉，不知是何人家所棄，出家人慈悲爲本，救人一命，勝造浮圖。卽將此子取起，見了懷中血書，方知來歷。將此子取個乳名，叫做江流，託人撫養。血書繫上，收藏。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其子年長一十八歲。長老就叫他削髮修行，取法名爲旻旻之名大有意義，磨頂受戒，堅心修

道一日暮春天氣衆人同在松陰之下講經參禪談說奧妙那酒肉和尚却被佞瑛難倒和尚大怒罵道沒爺娘的雜種我是個前輩吃鹽多似飯何事不曉你這業畜姓名也不知父母也不識還在此搗甚麼鬼佞瑛被他罵出這般言語入寺跪告師父眼淚雙流道人生于天地之間稟陰陽而資五行盡由父生母養豈有爲人在世而無父母者乎再三哀告求問父母姓名長老道你真個要尋父母可隨我到方丈裏來佞瑛就跟着師父直到方丈長老到重梁之上取下一个小匣兒打開來取出血書一紙汗衫一件付與佞瑛佞瑛將血書拆開讀之纔備細曉得父母姓名并冤仇事跡佞瑛讀罷不覺哭

創在地道父母之仇不能報復何以爲人十八年來不識生身父母

至今日方知有母親

今日方知四字苦絕痛絕

此身若非師父撫養成人亦安得

有今日待弟子去尋見母親然後頭頂香盆重建殿宇報答師父之深恩也師父道你要去尋母可帶這血書與汗衫前去只做化緣徑往江州私衙纔得你母親相見佞瑛領了師父言語就裝做化緣的和尚徑至江州適值劉洪有事出外也是天教他母子相會佞瑛就直至私衙門口抄化那般小姐正在衙內思想夜來得了一夢上見月缺再圓小姐自思我丈夫被這賊謀殺我的兒子拋在江中若有人收養屈指美來今已十八年矣或今日天教相會亦未可知正沉

吟間忽聽得私衙前有人念經連叫抄化。小姐便出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
旻瑛答道：「貧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長老的徒弟。」小姐道：「你既是金山寺長老的徒弟，且請坐下，便將齋飯與旻瑛吃。」仔細看他舉止言談，好似我丈夫一般。
小姐見四壁無人，私自問道：「你這小師父，還是自幼出家，還是中年出家？」
旻瑛道：「我姓甚名誰，可有父母？」
旻瑛答道：「我也不是自幼出家，也不是中年出家。我說起來，寃有天來大仇，有海樣深。我父被人打死，我母却被賊人占了我師法明長老教我，在江州衙內尋我母親。」
一口說小姐問道：「你母姓甚？」
旻瑛道：「我母姓殷。」
小姐道：「喚温嬌，我父姓陳，名光蓋，我小名叫做江流法，各取為旻瑛。」小姐道：

温嬌就是我，但你今有何憑據？」
旻瑛聽說是他母親，雙膝跪下，哀哀大哭。我娘若不信，見有血書汗衫為証。温嬌接過一看，果然是真。母子相抱而哭，就叫我兒快去。旻瑛道：「十八年不識生身父母，今朝纔見母親，教孩兒如何割捨？」
小姐道：「我兒，你火速抽身前去。劉賊若回，他必害你性命。我明日假裝一病，只說先年曾許捨百雙僧鞋來你寺中還愿。那時節，我有話與你說。」
旻瑛依言拜別，却說小姐自見兒子之後，心內一喜一憂。忽一日推病，茶飯不吃，臥于床上。劉洪歸衙，問其緣故。小姐道：「我幼時曾許下一愿，許捨僧鞋一百雙。昨五日之前，夢見個和尚手執利刃，要索僧鞋，便覺身子不快。」
劉洪道：「這些小

事何不早說。隨升堂分付王左衙李右衙江州城內百姓每家要辦僧鞋一雙暑襪一雙限五日內完納。百姓俱依限完納。訖小姐對劉洪道。既僧鞋做完。這里有甚麼寺院好去還愿。劉洪道。這江州有个金山寺。焦山寺。聽你在那個寺裏去。小姐道。久聞金山寺好个寺院。我就往金山寺去。劉洪即喚王李二衙辦下船隻。小姐帶一个心腹人同上了船。稍水將船撐開。就投金山寺去。却說玄奘回寺。見法明長老把前項事說了一遍。長老甚喜。次日只見一个丫鬟先到。說夫人來寺還愿。眾僧都出寺迎接。小姐徑進寺門。參了菩薩。大設齋襯。喚了鬟將僧鞋暑襪托于盤內。來到法堂。小姐復拈心香禮拜。就教

法明長老分儀與眾僧去訖。玄奘見眾僧散了。法堂上並無一人。他却近前跪下。小姐叫他脫了鞋襪看時。那左脚上果然少了一个小指頭。當時两个又抱住而哭。双双拜謝長老養育之恩。法明道。汝今母子相會。恐奸賊知之。可速速抽身回去。庶免其禍。小姐道。我兒我與你一隻香環。你徑到洪州西北地方。約有一千五百里之程。那裏有个萬花店。當時留下婆媳。張氏在那裏。是你父親生身之母。我再寫一封書與你。徑到唐王皇城之內。金殿左邊。殷開山丞相是你外公。你將我的書遞與外公。叫外公奏上唐王。統領人馬擒殺此賊。與父報仇。那時纔救得老娘的身子出來。我今不敢久停。誠恐賊漢怪

我婦遲。佻哭悲啼。甚難割捨。小姐臨行。又囑道。我兒緊記我的言語。火速起身。勿得擔悞。小姐便出寺登舟而去。佻哭回寺中。告過師父。即時拜別。徑往洪州。來到萬花店。問那店主劉小二道。昔年有陳客官寄下一个婆。在你店中。如今好麼。劉小二道。他原在我店中。後來昏了眼。三四年。並無店租還我。如今在南門頭一个破瓦窰裏。每日上街叫化度日。那客官一去許久。到如今竟無消息。不知爲何。佻哭聽罷。即時問到南門頭。破瓦窰尋着婆。婆道。你聲音好似我兒陳光。佻哭道。我不是陳光。我是陳光的兒子。温嬌小姐。是我的娘。婆道。你爹娘怎麼不來。佻哭道。我爹被強盜打死了。我

娘被強盜霸占爲妻。婆道。你怎麼曉得來尋我。佻哭道。是我娘着。我來尋婆。我娘有書在此。又有香環一隻。那婆接了書并香環。放聲痛哭道。我兒爲功名到此。我只道他背義忘親。那知他被人謀死。且喜得皇天。怜念不絕我兒之後。今日孫子來見我。佻哭問婆。的眼如何都昏了。婆道。我因思量你父親。終日懸望不見他來。因此上哭得兩眼都昏了。佻哭出了窰門。向天拜告道。念佻哭一十八歲。父母之仇。不能報復。今日領母命來尋婆。天若怜鑒。弟子誠意。保我婆。七雙眼光明。佻哭祝罷。就進窰中。將舌尖與婆。七。啖眼。須臾之間。將雙眼啖開。仍復如初。至孝所感。故應有此異事。婆。七。覷了。小和尚道。你果

是我的孫子。恰和我兒子光蓋形容無二。婆七又喜又悲。佞瑛就領婆七出了窰門。還到劉小二店內。將些房錢賃屋一間。與婆七栖身。又將盤纏與婆七道。我此去只月餘就回。隨即辭了婆七。徑往京城。尋到皇城東街殷丞相府上。佞瑛與門上人道。小僧是親眷來。探相公門上人稟知丞相。丞相道。我與和尚並無親戚。夫人道。我昨夜夢見我女兒滿堂嬌來家。莫不是女婿有書信回來也。丞相便教請小和尚來到廳上。小和尚見了丞相與夫人。哭拜在地。就懷中取出一封書來。遞與丞相。丞相拆開。從頭讀罷。放聲痛哭。夫人問道。相公有何事故。丞相道。這和尚是我與你的外甥女婿。陳光蓋被賊謀死。滿

堂嬌被賊強占爲妻。夫人聽罷。亦痛哭不止。丞相道。夫人休得煩惱。來朝奏知主上。親自統兵。定要與女婿報仇。次早丞相入朝。啓奏唐王曰。今有臣婿狀元陳光蓋。帶領家小往江州赴任。被稍水劉洪打死。占女爲妻。假冒臣婿爲官。多年事屬異變。乞陛下立發人馬。勦除賊寇。唐王見奏大怒。就發御林軍六萬。着殷丞相押兵前去。丞相領旨出朝。卽到教場內。點了兵。徑往江州進發。曉行夜宿。星落鳥飛。不覺已到江州。殷丞相兵馬俱在北岸。下了營寨。星夜令金牌下戶。喚到江州同知州判二人。丞相對他說知此事。叫他提兵相助。一同過江而去。天尚未明。就把劉洪衙門圍了。劉洪正在夢中。聽得火炮一

响金鼓齊鳴。衆兵殺進私衙。劉洪措手不及。早被衆兵擒倒。丞相傳下軍令。將劉洪一千人犯。綁赴法場。令衆軍俱在城外安營去了。丞相直入衙內正廳坐下。請小姐出來相見。小姐欲待要出。又羞見父。就將繩索自縊。恰熒聞知。忙進宅內。急急將母救解。雙膝跪下對母道。兒與外公統兵至此。與父報仇。今日賊已擒捉。母親何故反要尋死。母親若死。孩兒豈能存乎。丞相亦進衙勸解。小姐道。吾聞婦人從一而終。痛夫已被賊人所殺。豈可靦顏從賊。止因遺腹在身。只得忍耻偷生。今幸兒已長大。又見老父提兵報仇。爲女兒者。有何面目相見。惟有一死以報丈夫耳。自是侃正論然而所處不同死易立孤難豈獨男子爲然丞相道。此

非我兒以盛衰改節。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爲耻。父子相抱而哭。恰熒亦哀。不止丞相拭淚道。你二人且休煩惱。我今已擒捉仇賊。且去發落去來。卽起身到法場。恰好江州同知亦差哨兵。拏獲水賊李彪。解到丞相大喜。就令軍牢押過劉洪李彪。每人痛打一百大棍。取了供狀。招了先年不合謀殺陳光蓋情由。先將李彪釘在木驢上。推去市曹。剛了千刀。梟首示衆。訖把劉洪拿至江江渡口。先年原打死陳光蓋處。丞相與小姐恰熒三人親到江邊。望空祭奠。活剗取劉洪心肝。祭了光蓋。燒了祭文一道。三人望江痛哭。早已驚動水府。有巡海夜叉將祭文呈與龍王。龍王看罷。就差鱉元帥去請光蓋來到道。

先生恭喜恭喜。今有先生的夫人公子同岳丈俱在江邊祭你。我今送你還魂去也。再有如意珠一顆。走盤珠二顆。鮫綃十端。明珠玉帶一條。奉送你。今日便可夫妻父子相會也。光蕊再三拜謝。龍王就令夜叉將光蕊送出江口。還魂夜叉領命而去。却說殷小姐哭奠丈夫一番。又欲將身赴水而死。慌得佗裝拚命扯住。正在倉皇之際。忽見水面上一个死屍浮出。靠近江听之。傍小姐忙向前認看。認得是丈夫的屍首。一發嚎啕大哭不已。衆人俱來觀看。只見光蕊舒拳伸脚。身子漸上展動。忽地爬將起來。坐下衆人不勝驚駭。光蕊睜開眼。早見殷小姐與丈人殷丞相同着小和尚俱在身邊啼哭。光蕊道：你們

爲何在此。小姐道：因汝被賊人打死。後來妾身生下此子。幸遇金山寺長老撫養。此子大來尋我。我教他去尋外公。父親得知。奏聞主上。統兵到此。拿住賊人。適纔生取心肝。望空祭奠我夫。不知我夫怎生又得還魂。光蕊道：皆因我與你昔年在萬花店時。買放了那尾金色鯉魚。誰知那鯉魚就是此處龍王。後來逆賊把我推在水中。全虧得他救我方纔。又賜我還魂。送我寶物俱在身上。更不想你生下這兒子。又得岳丈爲我報仇。真是苦盡甘來。莫大之喜。衆官聞知。都來賀喜。丞相就令安排酒席。答謝所屬官員。即日軍馬起程。不覺來到萬花店。丞相傳令衆人安營。光蕊便同佗裝到劉家店來尋婆。那婆

婆當夜得一夢。見枯木開花。屋後喜鵲頻。喧噪婆。想道。莫不
是我孫兒來也。說猶未了。只見店門外光蓋父子齊到。小和尚指道。
這不是俺婆。光蓋見了老母。連忙拜倒。母子抱頭痛哭一場。把上
項事說了一遍。笑還了小二店錢。回見丞相。丞相即令起程。將軟車
護送婆。與小姐一同到了京城。丞相進府。光蓋同小姐與婆婆。佞
笑都來見了夫人。夫人不勝之喜。分付家僮。大排筵宴慶賀。丞相道。
今日此宴可取名為團圓會。此相府團圓乃小團圓。假團圓耳。到真
後來五聖成真。方纔是真正大團圓。
正合家歡樂。次日早朝。唐王登殿。殷丞相出班叩首。將前後事情。備
細啓奏一本。并薦光蓋才可大用。唐王准奏。就命陞陳萼為學士之

職。隨朝理政。佞笑立意安禪。送在洪福寺內修行。後來殷小姐。
從容自盡。是是佞笑自到金山寺中。報答法明師父。不知後來事體。
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魏丞相遺書託冥吏

憺漪子曰、此一回乃過接敘事之文。猶元人雜劇中之楔子也。然此楔子亦甚不易做。蓋楔者以物出物之名。將言唐僧取經必先以唐王之建水陸楔之。將言水陸大會必先以唐王地府之還魂楔之。而唐王地府之遊。由于涇河老龍之死。老龍之死由于犯天條。犯天條由于怒卜人。怒卜人由于漁樵問答。噫。黃河之水。九曲泰山之嶺。十八盤文心之紆。回屈折何以異此。至其中袁守誠之靈怪。老龍王之癡騃。魏丞相之英雄。奇幻俱寫得。

活潑生動咄咄逼人。令數千年後讀者如覩其貌如聞其聲。豈非天地間絕奇文字。

又曰篇中真龍業龍四字亦非漫下者。蓋丹家以真龍為主。調御得宜。自能配合陰陽。運用復姤。若業龍則猖狂天矯。與西山白虎無異。豈黃婆所能控捉耶。

又曰篇中言魏丞相試慧劍。運元神。此雖指誅龍一事而言。然二語自是丹家妙用。紫陽真人詩云。歐冶親傳鑄劍方。鑊鄒金水配柔剛。煉成便會知人意。萬里誅妖一電光。此卽二語之大註脚矣。若非元神慧劍。安能夢中斬龍。

且不題光蕊盡職。佞樊修行。却說長安城外涇河岸邊。有兩個賢人。一個是漁翁。名喚張稍。一個是樵子。名喚李定。他兩個是不登科的進士。能識字的山人。一日在長安城裏賣了肩上柴。貨了籃中鯉。同入酒館之中。吃了半酣。順涇河岸邊徐步而回。張稍道。李兄。我想那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爲利忘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笑起來不如我們水秀山青。逍遙自在。甘淡薄。隨緣而過。李定道。張兄說得有理。兩人且說且行。行到那分路去處。舉手作別。張稍道。李兄。呵。前途保重。上山仔細看虎。假若有些差池。正是明日街頭少故人。李定聞言大怒道。你這人。憊懣常言道。好朋友替得生死。你

怎麼呪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張稍道：我永世也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你怎麼就保得無事？張稍道：李兄，你雖這等說，你不知我的生意極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營生極凶極險，有甚麼捉摸？張稍道：你是不曉得。這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一個賣卜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魚，他就與我袖一課，依方位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買卦，他教我在涇河灣頭東邊下網，西畔拋鈎，定獲滿載魚鰕而歸。明日上城來賣錢沽酒，再與老兄相叙。二人從此叙別。這正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這是那裏說起原來這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水的夜叉，聽見了百下百着。

之言急轉水晶宮，慌忙報與龍王道：禍事了，禍事了。

這個禍事報得甚奇，與別處不

同龍王問有甚禍事。夜叉道：臣巡水去到河邊，只聽得兩個漁樵扳話相別時言語，甚是利害。那漁翁說：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個賣卦先生，笑得最佳，他每日送他鯉里一尾，他就占一課，教他百下百着。若依此等笑准，却不將水族盡行打去，何以壯觀水府，輔助大王威力？龍王甚怒，急提了劍，就要上長安城，誅滅這賣卦的。傍邊閃過龍子龍孫、蝦、蟹、士、鱗、軍、師、鱖、少、卿、鯉、太、宰。又是一班人物，與一齊奏道。大王且息怒，常言道：過耳之言不可聽信。大王此去，必有雲從雨助，恐驚了長安黎庶。上天見責，大王變化無方，但只變一秀士到長

安城內訪問一番果有此事容加誅滅不遲若無此事何必介懷龍
王依奏遂棄寶劍也不興雲雨登時搖身一變作一個白衣秀士
徑到長安城西門大街上只見一簇人濟雜鬧哄內有高談濶論的
道屬龍的本命屬虎的相冲寅申巳亥雖稱合局但只怕的是日犯
歲君聞語點綴自妙龍王聞言情知是那賣卜之處走上前分開眾人望裏
觀看此人是誰原來是當朝欽天監臺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
誠是也借天罡形出守誠那先生果然相貌希奇儀容秀麗龍王入門來與
先生相見禮畢請坐獻茶先生曰公問何事龍王曰請卜天上陰晴
事如何先生即袖占一課斷曰

雲迷山頂

霧罩林梢

若占雨澤

准在明朝

妙

龍王曰明日甚時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時布雲巳時
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妙龍王笑
曰此言不可作戲如若明日有雨依你斷的時辰數目我送課金五
十兩奉謝若無雨或不按時辰數目我與你實說定要打壞你門面
扯碎你招牌即時趕出長安不許在此惑眾先生忻然而答這一个
定任你請了請了龍王辭回水府大小水神接着問曰大王訪那賣
卦的如何龍王道有有有但是一个掉口嘴討春春的先生我問他幾
時有雨他就說明日下雨問他甚麼時辰雨數他就說辰時布雲巳

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我與他打
了个賭賽若果如他言送他謝金五十兩如略差些就打破門面赶
他起身不許在長安惑衆七水族笑曰大王是八河都總管司雨大
龍神有雨無雨惟大王知之他怎敢這等胡言那賣卦的定是輸了
正爾笑談未畢只聽得半空中叫涇河龍王接旨衆檯頭上看是一
个金衣力士手擎玉帝勅旨竟投水府而來慌得龍王整衣端肅焚
香接了旨力士回空而去龍王拆封看時上寫着

勅命八河總

驅雷掣電行

明朝施雨澤

普濟長安城

旨意

五言絕句一首亦奇

旨意上時辰數目與那先生判斷者毫髮不差如何說得那龍王魂飛

魄散對衆水族曰塵世上有此靈人真个通天徹地却不輸與他阿

鱗軍師奏云妙哉大王放心要贏他何難臣有小計好計可謂一管

教滅那厮的口嘴龍王問計軍師道行雨差了時辰少些點數就是

那厮斷卦不准怕不贏他龍王便依他所奏至次日點札風伯雷公

雲童電母直至長安城九霄空上他挨到那巳時方布雲午時發雷

未時下雨申時雨止却只得三尺零四十點改了他一个時辰尅了

他三寸八點雨亦是小過發放衆將已畢他又按落雲頭還變作白

衣秀士到袁守誠卦舖不容分說就把他招牌筆硯等一齊粹碎那

先生坐在椅上公然不動。這龍王又輪起門板亂打罵道：「這妄言禍福煽惑衆心的妖人，你卦又不靈，言又狂謬，說今日下雨的時辰，點數俱不相對，你還危然高坐，趁早去饒你死罪，守誠不懼分毫，仰面朝天，冷笑道：「我不怕，我不怕，我無死罪，只怕你到有个死罪哩。別人好瞞，只是難瞞我，我認得你，你不是秀士，乃是涇河龍王，你違了玉帝勅旨，改了時辰，剋了點數，犯了天條，你在那副龍臺上。」豈天上特設此臺以副龍王見說，心驚胆戰，毛骨悚然，急丟了門板，向先生跪下道：「先生休怪，前言戲之耳，豈知美假成真，果然違犯天條，望先生救我一救，不然我死也不放你。」守誠曰：「我救你。」

不得只是指條生路，與你投生便了。龍曰：「愿求指教。」先生曰：「你明日午時三刻，該赴人曹官魏徵處聽斬，你須急去告當今皇帝，那魏徵是唐王駕下的丞相，若是討他人情，方保無事。」龍王聞言，拜辭而去。不覺紅日西沉，太陰星上正是那

蝴蝶夢中人不見。

月移花影上欄杆。

心中忽着此二語冷絕萬絕。

這涇河龍王也不回水府，只在空中等到子時前後，收了雲頭，徑來皇宮門首。此時唐王正夢出官門之外，步月花陰。亦傳忽然龍王變作人相，上前跪拜，口叫陛下救我救我。太宗云：「你是何人？」龍王云：「陛下是真龍，臣是業龍。」真龍可輔，業龍可斬。臣因犯了天條，該陛下賢臣魏徵處

斬故來拜求望陛下救我一救太宗曰既是魏徵處斬朕可以救你
你放心前去龍王歡喜叩謝而去却說太宗夢醒後念七在心早已
五更三點太宗設朝聚集文武衆官朝賀已畢各七分班唐王閃鳳
目龍睛一一從頭觀看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杜如晦徐世勣許
敬宗等武官內是殷開山程咬金胡敬德秦叔寶等一个个威儀端
肅却不見魏徵丞相唐王召徐世勣上殿道朕夜間得一怪夢七見
一人迎面拜謁口稱是涇河龍王犯了天條該魏徵處斬拜告寡人
救他朕已許諾今日班前獨不見魏徵何也世勣對曰此夢告許須
喚魏徵來朝陛下不要放他出門過此一日可救夢中之龍唐王大

喜卽傳旨宣魏徵入朝却說魏徵丞相在府夜觀乾象正點寶香只

聞得霍啖九霄却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着他午時三刻夢

斬涇河老龍原該夢斬却怪不得唐王這丞相謝了天恩齋戒沐浴在府中試慧

劍運元神六字金丹故此不曾入朝一見當駕官寶旨來宣惶懼無任又

不敢遲違君命只得急上整衣束帶入朝在御前叩頭請罪唐王道

赦卿無罪卽命諸臣捲簾散朝獨留魏徵入便殿議論安邦定國之

謀將近巳末午初時候却命宮人取過棋來朕與賢卿對奕一局衆

嬪妃隨取碁枰鋪設御案魏徵謝了恩君臣二人擺開陣勢一遍一

着正下到午時三刻一盤殘局未終魏徵忽然俯伏案邊鼾上睡

太宗任他睡着更不呼喚不多時魏徵醒來俯伏在地道臣該萬死適纔困倦不知所爲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太宗曰卿有何罪且起來拂退殘碁與卿從新更着魏徵謝了恩却纔捋子在手只聽朝門外大呼小叫原來是秦叔寶徐茂公等將着一個血淋淋的龍頭擲于帝前啓奏道陛下海淺河枯曾有見這般異事却無聞太宗道此物何來叔寶茂公道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雲端裏落下這顆龍頭微臣不敢不奏唐王驚問魏徵此是何說魏徵轉身叩頭道是臣纔一夢斬的唐王大驚道賢卿昨晚睡之時又不曾見動身動手又無刀劍如何却斬此龍魏徵奏道臣啓陛下臣夜來奉上帝勅旨命臣今日

午時斬此罪龍適蒙陛下召臣對奕臣身不能離故此夢中出神到剛龍臺上揮劍斬之所以龍頭從空落下也太宗聞言心中一喜一悲喜者誇獎魏徵好臣朝中有此豪傑悲者謂夢中曾許赦龍不料畢竟遭誅只得強打精神傳旨着叔寶將龍頭懸掛市曹曉諭長安黎庶一壁廂賞了魏徵衆官散訖當晚回宮心中憂悶漸覺神魂倦怠身體不安到二更時忽聽得宮門外有號泣之聲太宗愈加驚恐朦朧之間只見那涇河龍王手提着一顆血淋淋的首級高叫唐王還我命來還我命來你昨夜滿口許諾救我怎麼反宣人曹官來斬我你出來我與你到閻君處折辦折辦他扯住太宗再三嚷鬧不放

太宗箝口難言，只掙得汗流遍體。正在那難分難解之時，只見正南上香雲繚繞，彩霧飄緲。有一個女真人，上前將楊柳枝用手一擺，那沒頭的龍悲啼，徑往西北而去。原來這是觀音菩薩住在土地廟裏，夜間鬼泣神號，特來喝退業龍，救脫皇帝。那龍徑到陰司地獄，具告不題。却說太宗甦醒回來，只叫有鬼有鬼，驚得那三宮六院后妃與近侍太監職兢，一夜無眠，不覺五更三點。那滿朝文武多官，都在朝門外候朝，等到天明不見臨朝。及日上三竿，方有旨意道：朕心不快，衆官免朝，不覺候至五七日。衆官憂惶，都要見駕問安。只見太后有旨召醫官入宮用藥。衆人在朝門外候信，少時醫官出來，衆

問何疾。醫官道：皇上脈氣不正，虛而又數，狂言見鬼，又診得十動一代，五臟無氣，恐不諱。只在七日之內矣。衆官聞言大驚，正愴皇間，又聽得太后有旨宣徐茂公、護國公尉遲公見駕。三公奉旨急入，到分宮樓下拜畢，太宗正色強言道：賢卿寡人十九歲領兵南征北伐，東攬西除，更不曾見半點邪祟。今日却反見鬼，尉遲公道：創立江山，殺人無數，何怕鬼乎？太宗曰：卿是不信，朕這寢宮門外，入夜就拋磚弄瓦，鬼魅呼號，白日猶可，昏夜難禁。叔寶道：陛下寬心，今晚臣與敬德把守宮門，看有甚麼鬼祟。太宗准奏。茂公謝恩而出。當日天晚，各取披掛，他兩個介冑整齊，執金瓜鉞斧，在宮門外把守。好將軍侍立門

傍一夜天曉更不曾見一點邪祟。是夜太宗在宮安寢無事。曉來宣二將軍重賞勞。朕自得疾數日不能得睡。今夜仗二將軍威勢甚安。卿且請出安息。待晚間再一護衛。二將謝恩而出。遂此二三夜把守俱安。太宗不忍二將辛苦。又宣諸臣入宮。分付道：這兩日朕雖得安。却只難為秦胡二將軍徹夜辛苦。朕欲召巧手丹青。傳二將真容。貼于門上。免得勞他。如何。眾臣即依旨。選兩個會寫真的。着胡秦二公依前披掛。照樣畫了。貼在門上。夜間也即無事。如此二三日。又聽得後宰門兵兵。磚瓦亂响。曉來宣眾臣曰：連日前門幸喜無事。今夜後門又响。却不又驚殺寡人也。茂公奏道：前門不安。是敬德叔

實護衛。後門不安。該着魏徵護衛。太宗准奏。又宣魏徵今夜守把後門。徵領旨。當夜結束整齊。提着那誅龍的寶劍。夢中斬龍。何嘗有劍。侍立在後宰門前。真个好英雄也。一夜通明也。無鬼魅。雖是前後門無事。只是病體漸重。一日太后傳旨。召眾臣商議後事。太宗又宣徐茂公分付國家大事。言畢。沐浴更衣。待時而已。傍邊閃過魏徵。手扯龍衣。奏道：陛下寬心。臣有一策。管保陛下長生。太宗道：病勢已入膏肓。如何保得。徵云：臣有書一封。進與陛下。稍去到陰司。付鄴都判官崔珏。太宗道：崔珏是誰。徵云：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駕前之臣。先授磁州令。後陞禮部侍郎。在日與臣入拜為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

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夢中嘗與臣相會。若將此書付與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來。太宗聞言。接在手中。籠入袖裏。遂瞑目而亡。那三宮六院侍長儲君兩班文武。俱舉哀戴孝。如法殯殮。已畢。且在白虎殿上。停着梓宮。畢竟不知太宗得回生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

憺漪子曰。此一回亦只是楔子耳。而描寫冥府景象。如陰山地獄。奈何橋。枉死城等處。何其愁慘。慈涼。及太宗回陽復辟。赦罪恤孤。怨女出宮。死囚離獄。行種七諸善事。又何其光明快樂。此阿房宮賦中所謂春光融。七風雨。寒。七一日之間。而氣候不齊。又不止于劉裒之畫雲漢而覺熱。圖北風而生涼也。作者于此。想有天堂地獄在其筆端。

又曰。太宗回生一事。不見于正史。然妄言之。姑妄聽之。雖然。冥王

禮敬崔判誦忠。若無魏徵一紙之書，相良一庫之金銀，亦難得脫然無累。所謂三分人情七分錢鈔者，非耶。

又曰：劉全進瓜一段，似乎無甚關係，只為下文有李翠蓮借屍還魂一事，怪也。奇也。便覺此舉斷不可少。此又楔中之楔，也不然一對南瓜能值幾文，何必送却賢者一條性命。

却說太宗渺茫，魂靈徑出五鳳樓前，只見那御林軍馬請大駕出朝採獵。太宗欣然從之而去，行了多時，人馬俱無，獨自一個散步荒郊草野之間，正驚惶難尋道路，只見那邊有人高叫道：「大唐皇帝往這里來。」太宗聞言，擡頭觀看，只見一個人頭頂烏紗，腰圍犀帶，手

擎牙笏，身着羅袍，跪拜路傍，口稱陛下赦臣失迎之罪。太宗近前問曰：「你是何人？」那人道：「微臣存日，在陽曹先君駕前為磁州令，後拜禮部侍郎，姓崔名珏，今在陰司得受鄆都掌案判官。前見涇河鬼龍之事，知陛下今日到此，特來候接，乞恕遲誤之罪。」太宗大喜，御手忙攬道：「先生遠勞，朕駕前魏徵正有書一封，寄與先生，却好相遇，即向袖中取出，遞與崔珏，珏拜接了，拆封而看，其書曰：

辱愛弟魏徵頓首書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臺下，憶昔交遊音容如在，倏爾數載，不聞清教，屢承不棄，夢中臨示，始知兄長高遷，奈何陰陽各天，不能面覲。今因我主倏然入冥，料是對案三曹必

然得與兄長相會萬祈俯念交情設法放我主回陽殊為愛也容

再修謝不盡

如此奇書亟宜選入尺牘

那判官看了書滿心歡喜道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臣已早知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今日既有書來陛下寬心微臣管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太宗稱謝了二人正說間只見那邊有一對青衣童子執幢幡寶蓋叫道闍王有請太宗遂與崔判官竝二童子舉步前進忽見一座城七門上掛着一面大牌上寫着幽冥地府鬼門關七个大金字

又與猴王所見三字牌不同想此牌定係新換

那青衣將幢幡搖動引太宗徑入城中順街而走只見那街旁邊有先主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

上前道世民來了世民來了那建成元吉就來揪打索命太宗躲閃不及被他扯住

此時却無敬德救駕奈何

幸有崔判官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

得脫身而去行不數里見一座碧瓦樓臺真个壯麗太宗正在外面觀看只見那壁廂環珮叮噹仙音音異前有兩對提燭後面却是十代闍王降階而至躬身迎迓太宗太宗謙下不敢前行十王道陛下是陽間人王我等是陰間鬼王分所當然何須過讓太宗道朕得罪麾下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遜之不已太宗前行徑入森羅殿上與十王禮畢分賓主坐定

大有禮面

約有片時秦廣王拱手言曰涇河鬼龍

告陛下許救而反殺之何也太宗道朕曾夢老龍求救實是允他無

事不期他罪犯當刑該我那人曹官魏徵處斬朕宣魏徵在殿着碁不知他一夢而斬這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又是那龍王犯罪當死豈是朕之過也十王聞言伏禮道自那龍未生之前南斗星死簿上已註定該遭殺于人曹之手我等早已知之若然即不犯天條亦不免見殺與改尅時辰雨數何但只是他在此折辨定要陛下來此三曹對案是我等將他送入輪藏轉生去了何不云原告脫逃被告免提耶今又有勞陛下降臨望乞恕我催促之罪言畢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看陛下陽壽天祿該有幾何崔判官急轉司房將天下萬國七王天祿總簿先逐一簡閱只見南贍部州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貞觀一十三年崔判官吃了一

急取濃墨大筆將一字上添了兩畫幸得不是大壹字却將簿子呈上十王從頭一看見太宗名下註定三十三年閻王驚問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今一十二年閻王道陛下寬心勿慮還有二十年陽壽此一來已是對案明白請返本還陽太宗聞言躬身稱謝十王差崔判官朱太尉二人朱太尉又是何人送太宗還魂太宗出森羅殿又起手問十王道朕官中老少安否如何十王道俱安但恐御妹壽似不永太宗又再拜啓謝朕回陽世無物可酬謝惟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處頗有東瓜西瓜只少南瓜南瓜豈佳品耶太宗道朕回去即送來從此遂相揖而別那太尉執一首引魂旛在前引路崔判官隨後保着

太宗徑出幽司。太宗舉目而看，不是舊路。問判官曰：「此路差矣。」判官道：「不差。」陰司裏是這般有去路無來路。如今送陛下自轉輪藏出身。一則請陛下遊觀地府，一則教陛下轉托超生。太宗只得隨他兩個前行數里，只見一座高山，陰雲垂地，黑霧迷空。太宗道：「崔先生，那廂是甚麼山？」判官道：「乃幽冥背陰山。」太宗悚懼道：「朕如何去得？」判官道：「陛下寬心，有臣等引領。」太宗戰兢兢相隨二人，過了陰山，前進又歷了許多衙門，一處一處俱是悲聲振耳，惡怪驚心。太宗又道：「此是何處？」判官道：「此是陰山背後一十八層地獄。」太宗道：「是那十八層？」判官道：「你聽我說。」

吊筋獄、幽枉獄、火坑獄、蓋皆是生前作下千般業，死後通來受罪。名鄴都獄、拔舌獄、剥皮獄，只因不忠不孝，傷天理，佛口蛇心，墮此門磨摧獄、碓傷獄、車崩獄，乃是瞞心昧己，不公道，巧語花言，暗損人。寒水獄、脫壳獄、抽腸獄，都是大斗小秤，欺痴蠢，致使災迤累自身。油鍋獄、黑暗獄、刀山獄，皆因強暴欺良，善藏頭縮頸，戰兢七血池獄、阿鼻獄、秤杆獄，也只為謀財害命，陰機重宰，畜屠生罪業深。墮落千年難解，釋沉淪永世不翻身。叫地叫天無救應，愁眉皺面苦伶仃。正是人生切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過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太宗聽說心中驚慘。進前又走不多時。見一起鬼卒。各執幢幡。路旁跪下。道橋梁使者來接。判官喝令起去。上前引着太宗。從金橋而過。太宗又見那一邊。有一座銀橋。上行幾個忠孝賢良之輩。公平正大之人。亦有幢幡接引。那壁廂又有一橋。寒風滾。血浪滔。號泣之聲不絕。太宗問道。那座橋是何名色。判官道。陛下那叫做奈何橋。若到陽間。切須傳記那橋。

長可數里。闊只三搯。高有百尺。深却千重。上無扶手欄杆。下有搶人惡怪。你看那橋邊神將。甚兇頑。河內孽魂。真苦惱。銅蛇鐵狗。任爭食。永墮奈何無出路。

詩曰

時聞鬼哭與神號。血水渾波萬丈高。
無數牛頭並馬面。猙獰把守奈何橋。

正說間。那幾個橋梁使者。早已回去了。太宗心又驚惶。隨着判官。太尉過了奈何惡水。血盆苦盼。前又到枉死城。只聽哄。七人嚷。分明說李世民來了。李世民來了。太宗聽叫。心驚胆戰。見一夥拖腰折臂。有足無頭的鬼魅。上前攔住。都叫道。還我命來。還我命來。慌得那太宗無處躲藏。只叫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判官道。陛下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處烟塵。七十二處草寇。在死的冤魂。無收無管。不得超生。

又無錢鈔盤纏陛下得些錢鈔與他我纔救得你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却那得有錢鈔說得可憐判官道陛下陽間有一人金銀若干在我這陰司裏寄放陛下可出名立一約小判作保且借他一庫給散這些餓鬼方得過去太宗問曰此人是誰判官道他是河南開封府人氏姓相名良他有十三庫金銀在此陛下若借用過他的到陽間還他便了太宗甚喜情愿出名借用遂立了文書與判官借金銀一庫着太尉給散眾鬼判官復分付道這些金銀汝等可均分用度放你大唐爺七過去他的陽壽還早哩我教他到陽間做一個水陸大會超度汝等再休生事眾鬼得了金銀唯唯而退判官令太尉搖動引

魂幡領太宗出了枉死城中奔上平陽大路飄七前進多時却來到六道輪迴之所又見那騰雲的身披霞帔受籙的腰掛金魚僧尼道俗走獸飛禽魍魎魍潛七都奔走那輪迴之下各進其道唐王問曰此意何如判官道陛下明心見性是必記了傳與陽間人知這與做六道輪迴那行善的昇化仙道進忠的超生貴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還生人道積德的轉生富道惡毒的沉淪鬼道唐王聽說點頭嘆曰

善哉真善哉

作善果無災

休言不報應

神鬼有安排

判官直送唐王至那超生貴道門拜呼唐王道陛下呵此間乃出頭

之處小判告回着朱太尉再送一程。唐王謝道：有勞先生遠涉判官道。陛下到陽間千萬做個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陰司裏無怨恨之聲。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凡百不善之處俱可一一改過。普諭世人爲善。管教你後代綿長江山永固。唐王一謹記。辭了崔判官。隨着朱太尉同入門來。那太尉見門裏有一匹海驢馬鞍轡齊備。急請唐王上馬。七行如箭。早到了渭水河邊。只見那水面上有一對金色鯉魚翻波跳鬪。唐王兜馬貪看不舍。太尉道：陛下趨動些。趁早趕時辰進城去也。那唐王只管貪看。被太尉撮着脚高呼道：還不走等甚。撲的一聲望那渭河推下馬去。妙。却就脫了。

陰司徑回陽世。却說那唐朝駕下。有兩班文武。俱保着東宮太子。后妃宮娥。都在那白虎殿上舉哀。一壁廂議集哀詔。曉諭天下。欲扶太子登基。時有魏徵在旁道：列位且住。再候一日。我王必還魂也。下邊閃上許敬宗道：魏丞相言之甚謬。自言云：潑水難收。人逝不返。你怎麼說這等的虛言。魏徵道：不瞞許先生說。下官自幼得授仙術。推笑最明。管取陛下不死。正講處。只聽得棺中連聲大叫道：淹殺我耶。說得文官武將心慌。皇后嬪妃膽戰。那個敢近靈柩。多虧了正直的徐茂公。理烈的魏丞相。有胆量的秦瓊。忒猛撞的敬德。上前來扶着棺材。叫道：陛下有甚放心不下處。說與我等。不要弄鬼。驚駭眷屬。

魏徵道不是弄鬼此乃陛下還魂也快取器械來打開棺蓋果見太宗坐在裏面還叫淹死我了是誰救撈茂公等上前扶起道陛下甦醒莫怕臣等都在此護駕哩唐王方纔開眼道朕適纔好苦躲過陰司惡鬼難又遭水面喪身災衆臣道陛下有甚水災來唐王道我騎着馬正行至渭水河邊見雙頭魚戲被朱太尉欺心將朕推落水中幾乎淹死魏徵道陛下鬼氣尚未解急着太醫院進安神定魄湯藥神安魄定自可起死回生又安排粥膳連服一二次方纔返本我却不曾見通還原知得人事計唐王死去已三晝夜復回陽間爲君鑑中有此事當日天色已晚衆臣請王歸寢各七散訖次早脫却孝衣換了綵服一个个紅袍烏

帽紫綬金章在朝門外等候宣召却說太宗一夜穩睡保養精神精神亦是長生要訣直至天明方起抖擻威儀上金鑾寶殿聚集兩班文武山呼已畢依品分班只聽得傳旨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退朝那東廂閃過徐世勣魏徵等西廂閃過殷開山胡敬德等一齊上前俯伏啓奏道陛下前朝一夢一夢如何許久方覺太宗將地府還魂前後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又道朕與十王作別允了送他瓜果謝恩自出森羅殿見那陰司裏不忠不孝非禮非義作踐五穀明欺暗騙大斗小秤姦盜詐僞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燒舂判之苦煎熬吊剝之刑有千千萬萬看之不足陰司果報借帝王口中說出無限悚切又過枉死城中有無數

的冤魂。攬任朕之來路。幸得崔判官作保。借得河南相老兒金銀一庫。買轉鬼魂。不得前行。崔判官教朕回陽世。千萬作一場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孤魂也。衆臣聞此言。莫不稱賀。遂傳報天下各官員。上表稱慶。不題。却說太宗又傳旨。赦天下罪人。查獄中重犯。絞斬罪人。有四百餘名。太宗盡放。赦回家。拜辭父母兄弟。明年今日。赴曹仍領應得之罪。衆犯謝恩而退。又出恤孤榜文。查宮中綵女三千六百。人。出旨配軍。自此內外俱善。太宗又出御製榜文。徧傳天下。榜曰。乾坤浩大。日月照鑑。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姦黨。使心用術。果報只在今生。善布淺求。獲福休言後世。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爲人。

萬種強徒。爭似隨緣節儉。心行慈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讀如來一藏。

當此之時。蓋天下無一人不行善者。何以得此。其三五之世乎。一壁廂又出招賢榜。招人進瓜果。到陰司裏去。一壁廂將寶藏庫金銀一庫。差鄂國公胡敬德。上河南開封府訪相良。還債榜張數日。有一赴命進瓜果的賢者。本是均州人。姓劉名全。家有萬貫之貲。只因妻李翠蓮在門首。拔金釵齋僧。劉全罵了他幾句。說他不遵婦道。擅出閨門。李氏忍氣不過。自縊而死。撇下一雙兒女。年幼。晝夜悲啼。劉全又不忍見。遂捨了性命。情愿以死進瓜。將皇榜揭了。來見唐王。王傳旨意。教他去金

亭館裏頭頂一對南瓜如此送禮之法甚奇袖帶黃錢口噙藥物那劉全果服毒而死一點魂靈頂着瓜果早到鬼門關上對把關的鬼使說了那鬼使欣然接引劉全徑至森羅寶殿見了閻王將瓜果進上道奉唐王旨意遠進瓜果以謝十王之恩閻王大喜道好一个有信有德的皇帝遂收了瓜果問那進瓜人的姓名那方人氏劉全道小人是均州城民籍姓劉名全因妻李氏縊死撇下兒女小人情願捨家棄子特與我王進貢瓜果十王聞言即命速查李氏取來與劉全相會却檢生死簿子看時他夫妻們都有登仙之壽急差鬼使送回鬼使啓上道李翠蓮歸陰日久屍首無存魂將何附閻王道唐御妹李王英

今該促死你可借他屍首教他還魂去也一對南瓜換得一个翠蓮第一鬼使領命即將劉全夫妻二人同出陰司而去畢竟不知二人美差如何還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唐王選僧修大會

觀音顯像化金蟬

擔擔子曰：此一回方實是取經緣起。取經大事，除却唐僧，他人斷不敢承當。而唐僧之誓死取經，皆因觀音之現形留頌。觀音之拍臺高叫，皆因前此癩和尚之送袈裟錫杖。惟有袈裟錫杖之送，然後可以拍臺高叫。有拍臺高叫，然後可以現形留頌。如是則太宗安得不信心。唐僧安得不努力。豈獨太宗信心，唐僧努力，卽千載下讀西遊記者，亦無不踴躍歡喜，願爲執鞭馭馱哉。大士之慈悲智慧，上可以不負如來之託，中可以成就金蟬之果。

下可以造福于震旦衆生一舉而三善備焉佛祖曾有言別個是也去不得須尊者神通廣大方可去得知弟子者莫如師誠可謂先知先覺矣

又曰相公相婆一段極力點醒慳貪衆生可謂一片婆心世之不信因果者動輒云地獄之說荒唐然則汴梁城中明明一座大相國寺豈亦如海市蜃樓耶

又曰菩薩言小乘教法只可渾俗和光惟大乘三藏能超亡度難修無量壽身言之非不深切著明然今之三藏大乘具在也談者亦只渾俗和光而已豈大乘化而爲小乘耶可歎可歎

却說那鬼使同劉全夫妻二人出了陰司徑到了長安大國將劉全的魂靈推入金亭館裏將翠蓮的魂靈帶進皇宮內院只見那玉英公主正在花陰下徐步綠苔而行被鬼使撲箇情懷推倒在地活捉了他魂却將翠蓮的魂靈推入玉英身內鬼使同轉陰司不題却說宮院中大小侍婢見玉英跌死急報與三宮皇后道公主與娘娘跌死也皇后大驚隨報太宗太宗聞言點頭歎曰此事信有之也朕曾問十代閻君他道恐御妹壽促果中其言合宮人都來悲切盍到花陰下看時只見那公主微微有氣唐王道莫哭莫哭休驚了他遂上前將御手扶起頭來叫道御妹甦甦甦那公主忽的翻身叫丈夫慢

行等我一等太宗道御妹是我等在此公主擡頭睜眼看道你是誰人敢來扯我太宗道是你皇兄皇嫂公主道我那里得箇甚麼皇兄皇嫂我娘家姓李我的乳名喚做李翠蓮我丈夫姓劉名全兩口兒都是均州人氏因爲我三箇月前在門首齋僧我丈夫怪我擡出內門罵了我幾句是我將白綾帶縊死今因我丈夫被唐王欽差陰司進瓜果闕王憐憫放我夫妻回來他在前走因我行遲趕不上他我絆了一跌你等無禮怎敢扯我太宗與衆宮人道想是御妹跌昏了胡說哩傳旨教太醫院進湯藥將玉英扶入宮中唐王當殿忽有當駕官奏道萬歲今有進瓜人劉全還魂在朝門外等旨唐王大驚急

傳旨將劉全召進問進瓜果之事劉全道臣頂瓜果徑至森羅殿見了那十代閻君將瓜果奉上閻君甚喜多多拜上我王又問臣鄉貫姓名知臣妻縊死之事他急差鬼使引臣妻相會又檢看死生文簿說臣夫妻都有登仙之壽便差鬼使送回臣在前走我妻後行幸得還魂但不知妻投何所唐王驚問道那閻王可曾說你妻甚麼劉全道閻王不曾說甚麼只聽得鬼使說李翠蓮歸陰日久屍首無存閻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該促死教翠蓮卽借玉英屍還魂去罷臣不知唐御妹是甚人居何處還未曾得去尋哩唐王聞奏滿心歡喜當對多官道朕別閻君曾問宮中之事他言恐御妹壽促却纔御妹

玉英花陰下。跌死須臾。甦醒他說的話。與劉全一般。魏徵奏道。借屍還魂。此事也有。可請公主出來。看他有甚話說。唐王道。朕纔命太醫院去進藥。不知何如。便教妃嬪入宮去請。那公主在裏面亂嚷道。我吃甚麼藥。這里那是我家。我家是清涼瓦屋。不像這箇害黃病的房子。花狸狐哨的門扇。妙極妙極說得黃屋朱門一文不值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正嚷間。只見四五箇女官。太監扶着他。直至殿上。到白玉階前。見了劉全。一把扯住道。丈夫你往那裏去。就不等我一等。我跌了一跌。被這些慕生的人圍住我。嚷是怎的說。那劉全聽他說的話。是妻之言。觀其人非妻之面。不敢相認。唐王道。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見捉生替死。却

難逢好一個有道的君王。卽將御妹的粧奩衣物首飾。盡賞賜了。劉全就如陪嫁一般。又賜與他。永免差徭的御旨。着他帶領御妹回去。

他夫妻兩個。便在階前謝了恩。歡歡喜喜還鄉。大造化大造化南瓜

此美事乎徑來均州城裏。見舊家業兒女俱好。兩口兒宣揚善果。不

題。却說那尉遲公。將金銀一庫。上河南開封府。訪着相良。原來賣水

爲活。同妻張氏。在門首販賣烏盆瓦器營生。但撰得些錢兒。除了盤

纏之外。盡數齋僧布施。買金銀紙錠焚燒。故有此善果。今世間是一

條好善的窮漢。那世裏却是箇積玉堆金的長者。世間慳貪愚人開此亦少警醒否

尉遲公將金銀送上他門。又兼有本府官員茅舍外車馬駢集。說得

那相公相婆如痴如癡跪在地下只是磕頭禮拜尉遲公道老人家請起我雖是個欽差官却賞著我王的金銀送來還你他戰兢兢的答道小的沒有甚麼金銀放債如何敢受這不明之財尉遲公道我也訪得你是個窮漢只是你齋僧布施陰司裏有那積下的錢鈔是我主死去還魂曾在陰司裏借了你一庫金銀有崔判官作保今照數送還與你你可收下等我好去回旨那相良兩口兒只是朝天禮拜那里敢受道小的若受了這些金銀就死得快了雖然是燒紙記庫此乃冥冥之事萬歲爺爺在那裏借了金銀有何憑據就死也是不敢受的尉遲公見他苦苦推辭只得具本啟奏太宗見了本道此

誠爲良善長者卽傳旨教胡敬德將金銀與他修理寺院起蓋生祠請僧作善就當還他一般有理旨意到日敬德遂將金銀買到城裏無

礙的地基一段周圍有五十畝寬濶在上興工起蓋寺院名勅建相

國寺左右有相公相婆的生祠鑄碑刻石上寫着尉遲公監造卽今大

相國寺是也此窮漢竟千秋萬載矣工完回奏太宗甚喜却又出榜招僧修建

水陸大會超度冥府孤魂榜行天下着各處官員推選有道高僧上

長安做會那消個月之期天下多僧俱到唐王傳旨著太史丞傳奕

選舉高僧修建佛事傳奕卽上疏諫止表曰

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蒙誘愚惑口誦梵言以圖偷

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係之人主。今俗徒矯託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不足爲信。

太宗將此表擲付羣臣議之。時有宰相蕭瑀出班奏曰。

佛法與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請寘嚴刑。

傅奕與蕭瑀論辨言禮本于事親。事君而佛背親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蕭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正所謂非孝者無親。蕭瑀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太宗召太僕卿張道源中。

書令張士衡問佛事營福其應何如。二臣對曰。

佛在清淨仁恕。果正佛空。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禪師有贊。幽遠歷衆供養而無不顯。五祖投胎達摩現象。自古以來。皆云三教至尊而不可廢。伏乞聖裁。

太宗甚喜。道卿言合理。再有所陳者罪之。遂著魏徵與蕭瑀張道源邀請諸僧選舉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壇主。設建道場。衆皆頓首而退。次日三位朝臣聚衆僧在山川壇逐一查選。內中選得洪福寺內一名有德行的高僧。你道他是誰。却是那西方金蟬長老轉世。小字江流和尚。法名旻。樊禪師查得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經萬典無。

所不通佛號仙音無所不會當時三位引至御前揚塵舞蹈拜罷奏
曰臣瑀等奉聖旨選得高僧一名陳佺瑛太宗沉思良久道可是學
士陳光蕊之兒否佺瑛叩頭曰臣正是太宗喜道果然舉之不錯朕
賜你爲天下大闡都僧綱之職位佺頓首謝恩又賜五綵織金袈裟
一件毘盧帽一頂教他前赴化生寺擇定吉日良時開演經法佺瑛
領旨而出遂到化生寺裏聚集大小名僧共計一千二百名分派上
中下三堂一切佛事件件皆齊選定日期乃是貞觀十三年歲己巳
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也其日係黃道良辰開壇做七七四十九日
水陸大會演說諸品妙經玄奘具表申奏請唐王至期赴會拈香到

了初三那日太宗早朝已畢帥文武多官乘鳳輦龍車出離金鑾寶
殿徑來到化生寺前分付住了音樂響器下了車輦引著多官拜佛
拈香三匝已畢又見那大闡都綱陳佺瑛法師引衆僧羅拜唐王禮
畢分班各安禪位法師獻上濟孤榜文與太宗看榜曰

至德渺茫禪宗寂滅周流三界統攝陰陽觀彼孤魂深可哀愍茲
奉

至尊聖命選集諸僧參禪講法大開方便門庭廣運慈悲舟楫普濟
苦海羣生脫免沈疴六趣引歸真路普接鴻濛仗此良因脫離地
獄早登極樂任逍遙求往西方隨自在

太宗看了滿心歡喜對衆僧道汝等切休怠慢待功成完備朕當重賞決不空勞衆僧一齊頓首稱謝當日三齋已畢唐王駕回次早法師又昇坐誦經不題却說觀世音菩薩自領了佛旨在長安城訪察取經的善人日久未逢忽聞太宗選舉高僧開建大會三壇法師乃是江流和尚正是極樂中降來的佛子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長老菩薩十分歡喜就將佛賜的錦襴袈裟九環錫杖二件捧上長街與木叉貨賣長安城裏有那選不中的愚僧倒有幾貫村鈔見菩薩癩形容身穿破衲赤脚光頭將袈裟捧定艷七生光上前問道那癩和尚你要賣多少價錢菩薩道袈裟價值五千兩錫杖價值二千兩

那愚僧笑道這兩個癩和尚是風子是傻子這兩件東西就賣得七千兩銀子除非穿上身長生不老就會成佛作祖也值不得這許多拿了去賣不成那菩薩更不爭炒與木叉往前又走行的多時來到東華門前正撞着宰相蕭瑀散朝而回衆頭踏喝開街道那菩薩公然不避當街上拿着袈裟徑迎着宰相宰相勒馬觀看見袈裟艷七生光着手下人問那賣袈裟的要價幾何菩薩道袈裟要五千兩錫杖要二千兩蕭瑀道有何好處值這般高價菩薩道袈裟有好處有不好處有要錢處有不要錢處妙蕭瑀道何爲好何爲不好菩薩道著了我袈裟不入沉淪不墮地獄不遭惡毒不遇虎狼便是好處若

貪姪樂禍不濟不戒毀經謗佛的愚僧難見我袈裟之面這便是不
好處又問道何爲要錢不要錢菩薩道不遵佛法不敬三寶強要買
此袈裟錫杖定要賣他七千兩這便是要錢若敬重三寶見善隨喜
皈依我佛我這袈裟錫杖情愿送他結個善緣這便是不要錢蕭瑀
聞言倍添春色知他是個好人即便下馬相見口稱大法長老恕蕭
瑀之罪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卽今起建水陸大會這袈裟正好與
你法師穿用我和你入朝見駕去來菩薩欣然從之徑進東華門
裏黃門官轉奏蒙旨宣至寶殿見蕭瑀引着兩個疥癩僧人立于階
下唐王問所奏何事蕭瑀備述前情太宗大喜便問袈裟價值幾何

菩薩與木叉侍立階下更不行禮答道袈裟五千兩錫杖二千兩太
宗道那袈裟有何好處就值許多菩薩道這袈裟乃是

仙娥織就神女機成重重嵌就西番蓮灼灼懸珠星斗象四角上
有夜明珠頂攢一顆祖母綠上邊有如意珠摩尼珠辟塵珠定風
珠又有那紅瑪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沿邊兩道銷金鎖叩領
連環白玉琮詩曰三寶巍巍道可尊四生六道盡評論明心解養
人天法見性能傳智慧燈護體莊嚴金世界身心清淨玉壺冰自
從佛製袈裟後萬劫誰人敢斷僧

唐王聞言十分歡喜又問錫杖有甚好處菩薩道我這錫杖是那

銅鑲鐵造九連環。九節仙藤永注顏。入手厭看青竹瘦。下山輕帶白雲還。佳句摩訶叅祖遊天闕。羅卜尋娘破地關。不染紅塵些子穢。喜隨大德上靈山。

唐王聞言。卽命展開袈裟。從頭細看。果然是件好物。道大法長老。實不瞞你。朕今大開善教。見在那化生寺。敷演經法。內中有一個大德行者。法名佉契。朕買你這兩件寶物。賜他。你端的要價幾何。菩薩與本。又合掌道。阿彌陀佛。既有德行。貧僧情愿送他。決不要錢。說罷。抽身便走。一件大事。因緣付託得人。自然抽身便走。妙極妙極。唐王急着蕭瑀。扯住欠身問曰。你原說袈裟五千兩。錫杖二千兩。你見朕要買。就不要錢。敢是說朕倚

恃君位。强要你的物件。更無此理。朕照你原價奉償。却不可推避。菩薩起手道。貧僧有愿在前。今見陛下明德正善。敬我佛門。况又高僧有德有行。宣揚大法。理當奉上。決不要錢。唐王見他這等真懇。隨命光祿寺大排素宴。酬謝菩薩。又堅辭不受而去。依舊望土地廟中隱避。不題。却說太宗設午朝。宣佉契入朝。見駕。太宗道。有勞法師。無物酬謝。早間蕭瑀迎著二僧。愿送錦襴袈裟一件。九環錫杖一條。今特召法師領去受用。佉契叩頭謝恩。太宗道。法師可穿上與朕看看。長老遂將袈裟抖開。披在身上。手持錫杖。侍立階前。威儀濟濟。瑞綵紛紛。文武見了。齊聲喝采。太宗喜之不勝。卽著法師穿了袈裟。持了寶

仗又賜兩隊儀從。多官送出朝門。教他由大街往寺裏去。就如狀元遊街的一般。那長安城裏大男小女。無不爭看誇獎。俱道好個法師。真是個羅漢下降。菩薩臨凡。寺裏僧人出迎。一見旻瑛。都道是地藏王來了。旻瑛上殿。炷香禮佛已畢。各歸禪座。不題。光陰撚指。却當七日正會。旻瑛又具表請唐王拈香。此時善聲徧滿天下。太宗卽排駕。率文武多官。后妃國戚。無論大小人民。俱詣寺聽講。當有菩薩與木叉道。今日是水陸正會。我和你襍在衆人叢中。一則看他那會何如。二則看金蟬子可有福穿我的寶貝。三則聽他講的是那一門經法。兩人隨投寺裏。正是有緣得遇舊相識。般若還歸本道場。入寺觀看。

只聞得那一派仙音响。曉佛號喧譁。這菩薩直至多寶臺邊。果然是明智金蟬之相。那法師在臺上念一會受生度亡經。談一會安邦天寶篆。又宣一會勸修功卷。這菩薩近前來。拍著寶臺。厲聲高叫道。那和尚。你只會談小乘教法。可會談大乘教法麼。旻瑛聞言。心中大喜。翻身下臺。對菩薩起手道。老師父弟子失瞻。多罪。見前的槩衆僧人都講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薩道。你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昇。只可渾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正講處。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法師正講談妙法。被兩個疥癩遊僧扯下來。說泥話。王令

擒來只見許多人將二僧推擁進後法堂。見了太宗那僧人手也不起拜也不拜。仰面道：陛下問我何事？唐王却認得他道：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菩薩道：正是太宗道：你既來此處聽講，只該吃些齋便了。爲何與我法師亂講，擾亂經堂？菩薩道：你那法師講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脫苦，壽身無壞。太宗正色喜問道：你那大乘佛法，在於何處？菩薩道：在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能解百冤之結，能消无妄之災。太宗道：你可記得麼？菩薩道：我記得太宗大喜。教法師引去，請上臺開講。那菩薩帶了木叉飛上臺，遂踏祥雲直至九霄，現出救苦原身，托了淨瓶。

楊柳左邊是木叉，惠旃執着棍，抖搜精神，喜得個唐太宗忘了江山。愛的那文武官失却朝禮，一齊朝天禮拜，跪地焚香。滿寺中僧尼道俗無一個不拜倒道：好菩薩好菩薩，齊聲都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太宗卽傳旨教巧手丹青吳道子展開妙筆，圖寫真形。那菩薩祥雲漸遠，霎時間不見了金光。只見那半空中滴流流落下一張簡帖，上有幾句頌子道：

禮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萬八，大乘進慇懃。此經回上國，能超鬼出群。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

太宗見了頌子，卽命衆僧且收勝會，待朕差人取得大乘經來，再乘

丹誠從修善果當時在寺中問曰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問不了傍邊閃過法師向前施禮道貧僧不才願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將御手扶起道法師果能盡此忠勤朕情愿與你拜爲兄弟就去佛前與旃旃拜了四拜口稱御弟聖僧旃旃感謝不盡道陛下貧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看顧如此我這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誓不回國永墜沉淪地獄隨在佛前拈香爲誓唐王甚喜卽命回銜待選吉日良辰發牒出行旃旃亦回洪福寺裏那寺僧與幾個徒弟早聞取經之事都來相見道師父呵嘗聞人言西天路遠更多

虎豹妖魔只怕有去無回難保身命旃旃道我已發了誓願不取真經永墜地獄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難定大抵是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報國徒弟們我去後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門裏松枝頭向東我卽回來不然斷不回矣衆徒將此言切切而記次早太宗設朝聚集文武寫了取經文牒用了通行寶印有欽天監奏道今日是人專吉星堪宜出行又見黃門官奏道御弟法師朝門外候旨太宗大喜隨卽宣上寶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這是通關文牒朕又有一個紫金鉢盂送你途中化齋而用再選兩個長行從者白馬一匹送爲遠行腳力你可就此起程旃旃謝了恩唐王排駕與

多官同送至關外。只見那洪福寺僧徒將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關外相等。唐王先教收拾行囊馬匹俱備。然後着宮人執壺酌酒。太宗舉爵問曰：御弟雅號甚稱。玄奘道：貧僧出家人，未敢稱號。太宗道：前日菩薩說西天有經三藏，御弟可即號作三藏。何如？幸而經只三藏，奈何。玄奘又謝恩，接了御酒，道：陛下酒乃僧家頭一戒。貧僧自來不飲。太宗道：今日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飲此一杯，以盡朕奉餞之意。三藏方待要飲，只見太宗低頭將御指拾一撮塵土，彈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這一去幾時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遙路遠，御弟可飲此酒。寧戀本鄉一捻土，莫

愛他鄉萬兩金。他鄉萬兩之金，我能保其必無。只恐西梁女王招婿天竺二公主，招婿耳，不知比本鄉上色何如。三藏方悟捨土之意，復謝恩飲盡，辭謝出關而去。唐王駕回，畢竟不知此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